宋史 百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　宋史三百六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張浚子栻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皐之後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四歲而孤行直視端無誑言識者知為大器入太學中進士第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修官改虞部郎擢殿中侍御史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浚奏奪

世忠觀察使上下始知有國法遷侍御史時乘輿在揚州浚言中原天下之根本願下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待巡幸咈宰相意除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未行擢禮部侍郎高宗召諭曰卿知無不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正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卿勉留輔朕除御營使司參賛公事浚度金人必來攻而廟堂晏然殊不為備力言之宰相黃潛善汪伯彥皆笑其過計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時潰兵數萬所至剽掠浚招集甫定會苗傅劉正彥作

亂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東野秘不宣未幾
傳等以檄來浚慟哭召東野及提點刑獄趙哲謀起
兵討賊時傳等以承宣使張俊為秦鳳路總管俊將
萬人還將卸兵而西浚知上遇俊厚而俊純實可謀
大事急邀俊握手語故相持而泣因告以將起兵問
罪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賫
蠟書約頤浩光世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
疏請復辟傳等謀除浚禮部尚書命將所部詣行在
浚以大兵未集未欲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人
情震讋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

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矣白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
浚慟哭曰世忠與俊請以身任之浚因大犒俊世忠
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
衆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
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
軍法從事衆咸感憤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而戒其
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世忠至秀即大治
戰具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
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
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今建炎皇帝不聞失德一

旦遜位豈所宜聞傅等得書恐乃遣重兵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責柳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呂頤浩劉光世兵踵至浚乃聲傅正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轓以計策往說傅等會大軍且至傅正彥憂恐不知所出轓知其可動即以大義白宰相朱勝非使率百官請復辟高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羹小黃門忽傳太母之命不得已貶

卿柳州朕不覺羹覆于手念卿被謫此事誰任留浚引入内殿曰皇太后知卿忠義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解所服玉帶以賜高宗欲相浚浚以晚進不敢當傳正彥走閩中浚命世忠追縛之以獻與其黨皆伏誅初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狥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巨盜薛慶嘯聚淮

旬至數萬人浚恐其滋蔓徑至高郵入慶壘喻以朝
廷恩意慶感服下拜浚留撫其衆或傳浚為賊所執
呂頤浩等遽罷浚樞筦浚歸見高宗驚嘆即日趣就職
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
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
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章
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金人逼脅君后太子宗室北
行多瓊之謀又乘勢剽掠左右張邦昌為之從衛至
是入朝悖傲無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
瓊大逆不道乞伸典憲翌日召瓊至都堂數其罪切

責之送棘寺論死分其軍隸神武軍然後行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高宗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川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蹕來武昌復以張俊劉光世與秦川相首尾議既定浚行未及武昌而頤浩變初議浚既抵興元金人已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諸將莫肯相援浚至即出行關陝訪問風俗罷斥姦贓以搜攬豪傑為先務諸將惕息聽命會諜報金人將攻東南浚命諸將整軍向敵已而金人大攻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

關陝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
制之遂決策治兵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金人大恐
急調兀朮等由京西入援大戰於富平涇原帥劉錡
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
部哲軍將校望見塵起驚遁諸軍皆潰浚斬哲以徇
退保興州命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之和尚原大散
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聚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
渥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
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興元年金將烏魯攻
和尚原吳玠乘險擊之金人大敗走兀朮復合兵至

玠及其弟璘復邀擊大破之兀朮僅以身免亟鬄■
其須髯遁歸始黏罕病篤語諸將曰自吾入中國未
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我在猶不能取
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兀朮怒曰是謂
我不能邪粘罕死竟入攻果敗拜浚檢校少保定國
軍節度使浚在關陝三年訓新集之兵當方張之敵
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為大
將守鳳翔子羽慷慨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
勝西北遺民歸附日衆故關陝雖失而全蜀按堵且
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將軍曲端者建炎

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于彭原訴端不整師富平之役端議不合其腹心張忠彥等降敵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端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會金將撒离曷及劉豫叛黨聚兵入攻破金州子羽為興元帥約吳玠同守三泉金人至金牛宋師掩擊之斬馘及墮溪谷死者以數千計浚聞王似來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

劾之至是炳為御史中丞率同列劾浚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虜金人釋川陜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浚前誣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兀朮擁兵十萬于揚州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韓世忠張俊劉光世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節度之世忠遣麾下王愈詣兀

术約戰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术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术色變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抑近習時巨寇楊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滋蔓為害請因盛夏乘其怠討之具奏請行至醴陵釋邑囚數百皆楊么諜者給以文書俾招諭諸砦囚驩呼而往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上賜浚書謂上流既定則川陜荆襄形勢接連事力增倍天

其以中興之功付卿乎浚遂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遣使賜詔趣歸勞問之曰卿暑行甚勞湖湘群寇既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高宗嘉嘆置之坐隅浚以敵勢未衰而叛臣劉豫復據中原六年會諸將議事江上榜豫僭逆之罪命韓世忠據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張俊練兵建康進屯盱眙命楊沂中領精兵為後翼以佐俊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浚渡江徧撫淮上諸戍時張俊軍進屯盱眙岳飛

遣兵入至蔡州浚入覲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
江上諜報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浚奏金人不敢
悉衆而來此必豫兵也邊遽不一俊光世皆張大敵
勢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
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濠州劉麟逼合肥張俊
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簽書折彥質欲召岳
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奏
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且岳飛一
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乎詔書從之沂中兵抵濠州
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采石令其

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
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抜柵遁高宗手書嘉奬
召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
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
六飛一還人心解體高宗幡然從浚計鼎出知紹興
府浚以親民之官治道所急條具郡守監司省郎舘
閣出入迭補之法又以災異奏復賢良方正科七年
以浚卻敵功制除特進未幾加金紫光禄大夫問安
使何蘚歸報徽宗皇帝寧德皇后相繼崩殂上號慟
擗踊哀不自勝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

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涕
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上乃命浚草詔
告諭中外辭甚哀切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
成服中外感動浚退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
姓臣之至愚獲遭任用臣每感慨自期誓殲敵讎十
年之間親養闕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其意亦欲遂
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
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昔陝蜀之行陛下
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恥惟爾是屬而臣終
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上

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乃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以一身任之每奏對必言讎耻之大反復再三上未嘗不改容流涕時天子方厲精克己戒飭宮庭内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以其兵屬督府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而樞密院以督府握兵為嫌乞置武帥乃以王德為都統制即軍中取酈瓊副之浚奏其不當瓊亦與德有宿怨列狀訴御史臺乃命張俊為宣撫使楊沂中劉錡為制置判官以撫之未

至瓊等舉軍叛執呂祉以歸劉豫祉不行詈瓊等碎齒折首而死浚引咎求去位高宗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高宗曰然則用趙鼎檜由是憾浚浚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入偽地間劉豫及酈瓊叛去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諫交詆浚落職以秘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以赦復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使金遣使來以詔諭為名浚五上疏爭之十年金敗盟復取河南浚奏頻因權制

變則大勲可集因大治海舟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十一年除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十二年封和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訝其瘠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决上疏謂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决不止惟陛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徙永州浚去

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武夫
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有張都
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用當
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己令臺臣有
所彈劾論必及浚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
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
宗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
謀大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
州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壞
邊備蕩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

休戚不敢以居喪為嫌具奏論之會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乃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万俟卨湯思退等見之謂敵初無釁笑浚為狂甚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詔復居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便浚至潭聞欽宗崩號慟不食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

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亮死餘衆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至建康即牒通判劉子昂辦行宫儀物請乘輿亟臨幸二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車駕將還臨安勞浚曰卿在此朕無北顧憂矣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破之浚招

集忠義及募淮楚壯勇以陳敏為統制且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衛步莫如弩衛弩莫如車命敏專制弩治車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削弱怠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

規畫浩必沮之浚薦陳俊卿為宣撫判官孝宗召俊
卿及浚子栻赴行在浚附奏請上臨幸建康以動中
原之心用師淮堧進舟山東以為吳璘聲援孝宗見
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
容浮言搖奪金人以十萬衆屯河南聲言規兩淮移
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北敵詭詐不當為
之動以大兵屯盱眙濠廬備之卒以無事隆興元年
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軍馬
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仁屯虹縣都督蕭
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浚欲及其未發攻

之會主宰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擣
二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召浚赴行在命先圖兩
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而
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降徒
穆周仁乘勝進克宿州中原震動孝宗手書勞之曰
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浚以盛夏人
疲急召李顯忠等還師會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
宿州與顯忠戰連日南軍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
顯忠夜引歸浚上疏待罪有旨降授特進更為江淮
宣撫使宿師之還士大夫主和者皆議浚之非孝宗

復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浚乃以魏勝守海州陳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郵巢縣兩城爲大勢修滁州關山以扼敵衝聚水軍淮陰馬軍壽春大飭兩淮守備孝宗復召栻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爲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栻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爲浮議所惑帝眷遇浚猶至對近臣言必曰魏公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寡肥

脅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時湯思退為右相思退秦檜黨也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望大淵待命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若金人必欲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

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等至宿金人械繫迫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諭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浚所招徠山東淮北忠義之士以實建康鎮江兩軍凡萬二千餘人萬弩營所招淮南壯士及江西群盗又萬餘人陳敏統之以守泗州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為險者皆積水為匱增置江淮戰艦諸軍弓矢器械悉備時金人屯重兵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

語及聞浚來亟徹兵歸淮北之來歸者日不絕山東豪傑悉願受節度浚以蕭琦契丹望族沈勇有謀欲令盡領契丹降衆且以檄諭契丹約為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令尹穡論罷督府參議官馮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左司諫陳良翰侍御史周操言浚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䟽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且勸

上務學親賢或勉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吾荷兩朝厚恩久尸重任今雖去國猶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為辭如君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保後加贈太師謚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熈河幕官徧行邊壘覽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握手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

之宜故一旦起自疏遠當樞筦之任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常懷憤惕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所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浚事母以孝稱學邃於易有易解及

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
議二十卷子二人栻杓栻自有傳
杓字定叟以父恩授承奉郎歷廣西經畧司機宜通
判嚴州方年少已有能稱浙西使者薦所部吏而不
及杓孝宗特令再薦召對差知袁州戢豪彊弭盜賊
尉獲盜上之州杓察知其枉縱去莫不怪之未幾果
獲真盜改知衢州兄栻喪無壯子請祠以營葬事主
管五局觀遷湖北提舉常平奏事帝大喜諭輔臣曰
張浚有子如此改浙西督理荒政蘇湖二州皆闕守
命兼攝焉有執政姻黨閉糶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

彊禦遷兩浙轉運判官未幾以直徽猷閣升副使陞知臨安府奏除逋欠四萬緡米八百斛進直龍圖閣都城浩穰姦盜聚慝杓畫分地以警捕夜戶不閉張師尹納女掖庭供給使侍以恣橫杓因事痛繩之徙其家信州其類帖伏南郊禮成賜五品服權兵部侍郎仍知臨安加賜三品服修三陴復六井府治火延及民居上䟽自劾詔削二秩杓再䟽乞罷移知鎮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為戶部侍郎面對言事迕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董山陵事召還為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

府紹熙元年為刑部侍郎仍為府尹內侍毛伯益冐
西湖茭地為亭外戚有殺其僕者獄具寅緣宣諭求
免杓皆執奏論如律孝宗觀湖杓以彈壓伏謁道左
孝宗止輦問勞賜以酒炙京西謀帥進煥章閣學士
知襄陽府賜金二百兩別賜金百兩白金倍之未幾
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
歸正人陳應祥忠義人党琪等謀襲均州副都統馮
湛間道疾馳以聞杓不為動徐部分掩捕獄成斬其
為首者二人盡釋黨與反側以安升寶文閣學士知
平江府未行改知建康府升龍圖閣學士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使奉新縣舊有營田募民耕之畝賦米斗五升錢六十其後議臣請鬻之始征兩稅和買且加折變民重為困杓悉奏蠲之進端明殿學士復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材敏給遇事不凝滯多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為首子忠紱忠恕自有傳

論曰儒者之於國家能養其正直之氣則足以正君心一衆志攘凶逆處憂患蓋無往而不自得焉若張浚者可謂善養其氣者矣觀其初逃張邦昌之議乎苗劉之亂其才識固有非偷懦之所敢望及其攘郤

勍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所嚮如志遂人伺其用舍為進退天下占其出處為安危豈非卓然所謂人豪者歟群言沸騰婁奮婁躓而辭氣慨然嘗曰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病辭其言如是則其愛君憂國之心為何如哉時論以浚之忠大類漢諸葛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浚以吳玠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浚不能容李綱趙鼎而又詆之茲所以為不及歟至於富平之潰師淮西之兵變則成敗利鈍雖亮不能逆睹也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史三百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勅修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呂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逾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

時方草翮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
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
尊尚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
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爲夾攻計是
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壹明正
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
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
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
諫官衞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徙官勝非言以外
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

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
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
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
死選調章惇子援及持皆高科並為州縣幕職監當
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
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
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
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
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
橐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

南宰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爲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謀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傳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傳等腹心

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為後圖之
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宫勝非
因請降赦以安傳等又奏毋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
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
日引傳徒二人上殿以弭其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
人若汪黄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
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
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如骨肉
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虚語耳鈞
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

人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
江禍首及君矣盍早為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
脩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
能奮身立事從官豈難得乎世脩喜時往來道軍中
情實擢世脩為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
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
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脩曰已從若請矣傅等欲挾
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
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紿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
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 許諾勝非喜曰二凶

真無能為也諸將將至傳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請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傅請以王世脩為叅議勝非曰世脩已為從官豈可復從軍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踈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

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
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
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
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
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張燾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
其入再除兼侍讀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丁毋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上吏部
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卷時負外郎江端友請嘗
宗廟議者非之以為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

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徐俯罷參政勝非
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徙同
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為勝非治疸而愈奴
為儔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為兵官獲盜勝非不
以付部用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
當罷者十一事魏矼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
守四事起知湖州引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
居八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
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
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

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吴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盖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録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躬耕以贍老幼後為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為邠州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為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為燕

山府路轉運使順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
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
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職如故尋復焉進
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刼順浩與蔡靖等
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為河北都轉運使以病辭提舉
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順浩入見除戶
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
山縱兵焚掠順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
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順浩叩頭願且留此
為江北聲援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

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為逆逼高宗避位頤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頤浩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頤浩乃與浚及諸將約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洶懼頤浩乃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

惟忠先為控扼備俄有旨召順浩赴院供職上言今金人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蠭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豈容皇帝退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咨以大計順浩曰順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為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為前軍張俊翼之劉光世為游擊順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順浩發平江傳檄託旨請順浩單騎入朝順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傳

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
令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
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
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
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
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
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
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
為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
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乃以韓世忠守

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為翰林學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故從優禮焉奉化賊蔣璉乘亂為變刼頤浩寘軍中高宗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𤫊巨師古兵自隸將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

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群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璞以萬人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閤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軍勢復振命璞增擊賊敗之乗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矣朝廷命張俊為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為軍招降趙延壽于分寧得其精鋭五千分隷諸將張

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將閻皐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皐軍皐力戰端邦弼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為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蠡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為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為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

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既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為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頤浩持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亦坐

論檜黨斥其墓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頤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頤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為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

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顒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冏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顒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下詔罪己求言顒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顒浩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畧顒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顒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除顒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

安府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
臨安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
使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高宗欲以頤浩往陝西命中
使召赴行在頤浩以老病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
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不能見乃
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頤浩有膽略
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為重自江東
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
報復恩讎為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

勝非剏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大為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者論宗尹嘗污偽命責置鄂州既召為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據有州縣朝廷

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為鎮授諸將以鎮撫使為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起於群盜翟興劉位土豪李彥光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守其地宗尹請有司

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
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偽命之人反用
赦申雪徐秉哲吳幵莫儔等並量移吳敏王孝迪耿
南仲孫覿蔡楙等並叙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
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
因及宗尹宗尹求去上為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
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
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
尹擬邢煥藍公佐辛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
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尹密院計議官王俏結公

佐宗尹請除侑為宗正丞侍御史張延壽劾之上罷
侑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尹以輔政無狀
請免上不許魏滂為江東通判諫官言其貪盜官錢
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媢事朱勔弼孺亦
罷二人皆宗尹所薦台州守臣晁公為儲峙豐備論
者以為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為妻受囚金事覺上
罷公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
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大夫始宗尹
建此議秦檜力賛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
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

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為政多私憂為議者所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為太學博士鄒浩以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為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

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為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寀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覘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

提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戰守備甚力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入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潁昌聞京師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命杜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俶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印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

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
印以舟師趨西京金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
詔以止入援之師致虛斬之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
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僅及肩宗印又以僧
為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為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
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illegible]徒大言實未嘗知兵
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
臣高世由謂其帥粘罕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
三千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
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俶先

遁致虛斬之孫昭遠王似王倚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為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君衆群聚而出殽澠一蹴於險則皆潰矣致虛不聽遂底于敗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徙知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唐益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

政殿學士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禄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
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
曹時蔡卞爲帥欲抜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
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據屬抜擢畧盡獨好
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階顯列矣好問笑不
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
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
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内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
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肯行好問

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顧一一施行之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載治效逾邈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爲頹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湔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畢其說時金人

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

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

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

字四百个

銜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衞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

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
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
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
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
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
右丞丞相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
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繩以峻法懼者衆
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
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白書具道京師內
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

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絜
身實不為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
賫書於陛下䟽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
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換中朔
中用中忱中孫祖謙祖儉本中祖謙祖儉别有傳
論曰朱勝非吕頤浩處苗劉之變或巽用其智或震
奮其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
鼎當世之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氷炭然其
中之所存果何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偽命
而詆李綱以震主之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安

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己就事以覬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劉其心有足亮云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字七十五个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史三百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李光子孟傳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

以監當改秩知平江府常熟縣朱勔父沖倚勢暴横光械治其家僮沖怒風部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為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於温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為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儁之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數日定交而别除司勲員外郎遷符寶

郎郭藥師叛光知徽宗有內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為皆咈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為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憸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財用困於李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為應奉實入私室公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為國望詔大

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朝堂光又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illegible]人主制法而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亳衞上皇行宮因緣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黜責時已葺擷景園爲寧德宮而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

正使陛下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
司討論典禮乃下光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皇
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
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之太原
圍急奏乞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隰潞威勝汾八
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
士人願為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
真刼質親王以三鎮為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
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
田園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子

及奉承監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閎趙霖宋晦等根勘驅磨計貲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為臺官禁不發一語金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祕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

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
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
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
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
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
戍之甃城止為十地分分巡内外晝則自便夜則守
城有警則戰苗租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譁言不便
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内安撫
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
家渡御營統制王燮王琚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

城外索鬪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賞給遣有水軍叛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陸並進遺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紿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

四擊光募勇敢刼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為浮梁以濟湏叟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桱木為撞竿倚女墻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廵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傅矢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必加汝為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為備而援師至矣嘗寘匕首桄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

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為己任駐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為限制惴惴焉日為乘桴浮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兖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

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為根本之地使進足以
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
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
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篠
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
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
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
相度或守或避令得自便先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
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
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

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撙節不擾而辦奏
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感
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
爲盜其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
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内寇百
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群
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
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
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
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

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禀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為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畧盡擒其黨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為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為楊么

相挻而起朝廷發大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推行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自今所行錢關子已是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溫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

數月彼食盡則勝筭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籍光名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黠虜姦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為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為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

察檜大怒明日光丐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謚莊簡

孟傳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胄顧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藁三十卷宏辭類藁十卷左氏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傳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召為給事中為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髙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

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决勝之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疏力争之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

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
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
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
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即
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旣至拜尚書右丞兼
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大盜李成
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為名頗得張所
為帥所為御史嘗論黃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此得罪
李綱為相乃以所為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
河號召諸路為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

宜南宰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等請罷澤翰極
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
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
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争李綱者東戮東市
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
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
五月卒贈光禄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
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横遭口語志
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

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溫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於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為歲額之高下令

收復之後戸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負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當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婿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

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黄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内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茍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

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

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

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為兵馬大元帥募
諸道兵勤王愨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
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
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
愨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管顏岐等三上牋勸進最
後愨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無君高宗為之感悟
建炎改元為戸部尚書除同知樞密院事措置戸部
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深入骨髓恨
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
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

敵謂之巡社為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為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慤善理財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為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腕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

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為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賜内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為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

所入見條上利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秘閣王圭為宣撫司參謀官佐之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以知其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群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

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為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為太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之為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

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為生事格不下其後
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
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
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
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
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
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
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
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
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

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涖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遂坐

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

意承宰執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為愚共嗤笑之此風不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隷臺察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為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奏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為然亟令

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救焚之際必以任人為急靖康建炎之禍變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恥卒不能雪者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明所至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愨之善理財張所之習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說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死或用之不竟其才

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為君子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史三百六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韓世忠 子彥直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毆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敵將擲首陴外諸軍乘之夏

人大敗既而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率精銳鏖戰解去儀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鬬敵少却顧一騎士銳甚問俘者曰監軍駙馬兀移也躍馬斬之敵衆大潰經略司上其功童貫疑有所增飾止補一資衆弗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砦爲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氊以獻繼遇敵佛口砦又斬數級始補進義副尉至藏底河斬三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次杭州賊奄至勢張甚大將惶怖無策世忠以兵二千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亂世

忠追擊賊敗而遁淵嘆曰眞萬人敵也盡以所隨白
金器賞之且與定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
鉞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深據巖屋為三窟諸
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
身仗戈直前渡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
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為己功故賞不及世
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三年議復燕
山調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與蘇格等五
十騎俱抵滹沱河逢金兵二千餘騎格失措世忠從
容令格等列高岡戒勿動屬燕山潰卒舟集即命艤

河岸約鼓譟助聲勢世忠躍馬薄敵迴旋如飛敵分二隊據高阜世忠出其不意突二執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鼓譟敵大亂追斬甚衆時山東河北盜賊蠭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方平備不嚴金人迫而遁王師數萬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力戰突圍出焚橋而還欽宗聞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大校李

復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檄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滹沱河時真定失守世

忠知王淵守趙遂亟往金人至聞世忠在攻盂急糧盡援絶人多勉其潰圍去弗聽會大雪夜半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驚亂自相擊刺及旦盡遁後有自金國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創死故衆不能支遷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爲前軍統制時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世忠請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時論不從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是歲

命王淵張俊討陳州叛兵劉光世討黎驛叛兵喬仲福討京東賊李昱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已破魚臺又擊黎驛叛兵敗之皆斬以獻於是羣盜悉平入備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楊進等皆赴招撫司宗澤收而用之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楊州世忠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人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衆悉聽命李民衆十萬亦降比至有反覆狀王淵遣世忠諭旨世忠知其黨劉彥異議即先斬彥毆平民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斬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金人再攻

河南翟進合世忠兵夜襲俉室營不克反爲所敗會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蝟力戰得免還作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懼進由是與世忠有隙尋以叛誅召世忠還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淮陽會山東兵拒敵粘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楊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于沭陽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三年帝召諸將議移蹕張俊辛企宗請徃湖南世忠曰淮浙富饒今根本地詎可舍而之他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逞者思亂重湖閩嶺之遙安保道路無

纔乎淮江當留兵爲守車駕當分兵爲衛約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餘五萬可保防守無患乎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即繇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反張浚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躍不自持世忠得俊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即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轓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寳兵二千借之舟行載甲士綿亘三十里至秀

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初傳正彥聞
世忠來擊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
部殘零欲赴行在傳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
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傳
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紿傳曰今白太后遣二人慰
撫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梁氏入封安國
夫人俾迓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
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
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傳等大懼次
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

梗行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開湧金門以追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于市又執賊謀主王世修以屬吏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曰賊擁精兵距甌閩甚邇儻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之於是

以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及傳弟翊送行在傳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授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

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
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
邀擊之帝召至行在奏方留江上截金人歸師盡死
一戰帝謂輔臣曰比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
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高
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山
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
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
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撻辣在濰州遣孛
堇太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

者四十八日太一孛堇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綆貫大鉤授驍健者明旦敵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之穴船版以櫂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朮一夕潛鑿渠

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
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以小舟縱火矢
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絶江遁去世忠收
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虚實
迺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滸約聞鼓聲岸兵先
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
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詰
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
人帝凡六賜札褒奬甚寵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
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建安范汝爲反辛企宗等

黃安寫

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劒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要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叵測五日城破汝爲竄身自焚斬其弟岳吉以徇禽其謀主謝嚮施逵及裨將陸必疆等五百餘人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獨取附賊

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皿世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擁餘衆在郴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遣人招之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宣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棊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

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錫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挍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授太尉賜帶笏仍勑樞密以功頒示內外諸將師還建康置背嵬軍皆勇鷙絕倫者九月爲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時聞李橫進師討僞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廣馬七綱甲千副銀二萬兩帛二萬匹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八

萬斛爲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詣泗州總領
錢糧倉部郎官孫逸如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
李横兵敗還鎮世忠不果渡淮四年以建康鎮江
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
帝手札命世忠飭守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
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俾
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儀當敵
騎伐木爲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炊
爨紿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
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眂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

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孛堇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孛也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二百餘人所遣董旼亦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鵶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

戶等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厥功不細帝曰第優賞之於是部將董旼陳桷解元呼延通等皆峻擢有差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時撻辣屯泗州兀朮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橘茗報聘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猊棄輜重遁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

路宣撫處置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
同力役夫人梁親織薄爲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
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
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劉豫兵數入寇輒
爲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
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
北至其城下爲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
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擒之乘
銳掩擊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
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具舉兀朮與劉猊皆至

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勤
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
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
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
歸者以萬計三月除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
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
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九月帝在平江世忠自楚
州來朝十月邊報急劉光世欲棄廬州還太平張俊
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
是世忠引兵渡淮與金將訛里也力戰劉猊將寇淮

東爲世忠兵扼不得進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
世忠移屯山陽遣間結山東豪傑約以緩急爲應宿
州馬秦及太行羣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劉豫中
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爲
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
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
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不勝從之未晚又
言王倫藍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無反覆文狀
爲後證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
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咸如其言金使蕭哲之

來以詔諭爲名世忠聞之凡四上䟽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泇口鎮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内世安中四矢閔被二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

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旣而金敗於柘臯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舟師至招信縣夜以騎兵擊金人於聞賢驛敗之金人攻濠州五日而破破三日世忠至楊沂中軍已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泝流將劫之金人伐木塞赤龍洲扼其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

五歸於國世忠既不以和議爲然爲檜所抑及魏良臣使金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面議不許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帝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携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金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聞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八

月薨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蘄王謚
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初得疾勅尚醫視療將吏
卧内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
靈保首領没於家諸君尚哀其死邪及死賜朝服貂
蟬冠水銀龍腦以斂世忠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
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性戇直勇敢忠義
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
世忠獨攖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
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
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多曲狗檜苟全世忠與檜

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嘗與談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所賜田輸租與編戸等持軍嚴重與士卒同甘苦器仗規畫精絶過人今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其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彊弩括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知人善奬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卧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戸部尚書
彥直字子温生期年以父任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

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之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丱角之繻傳其首賜金器筆研監書鞍馬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七年中兩浙轉運司試明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二十一年世忠薨服除秦檜素銜世忠不附和議出彥直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二十九年遷屯田員外郎兼權右曹郎官工部侍郎張浚都督江淮軍馬檄權計議軍事督府罷奉祠乾道二年遷戶部郎官主管左曹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會大軍倉給糧徑乘小輿往察之給

米不如數捕吏寘于理初代者以乏興罷安承爲轄錢僅二十萬明年奏計乃四倍且以其贏獻諸朝帝嘉之拜司農少卿進直龍圖閣江西轉運兼權知江州時朝廷還岳飛家貲産多在九江歲久業數易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隱匿盡還岳氏復爲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乞備器械增戰馬革濫賞儲奇功選勇略充親隨等朝廷多從之先是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

真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人人習於勞苦馳騁如飛事聞詔令三衙江上諸軍倣行之八年匃歸文班乃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匃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進對言頃自岳飛爲帥身居鄂渚遥領郢襄田師中繼之始分鄂渚爲二軍乞復舊又乞併京西湖北轉運爲一司分官置司襄陽可一事體帝善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同列議大辟三覆之弗承宜令以獄證就刑欲修立爲令彥直持不可白丞相梁克家曰若是則善類被誣必多寃獄且笞杖之刑猶引

伏方決況人命至重乎議卒格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官會當遣使于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方入境金使蒲察問接國書事論難往復數十蒲察理屈因笑曰尚書能力為主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嘉歎還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濕州首捕巨猾王永年竄治之杖徙他州奏免民間積逋以郡餘財代輸之然以累欠內帑坊場錢不發鐫一官海寇出沒大洋刧

掠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士豪等方略不旬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樞密奏功進敷文閣學士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入對乞搜訪靖康以來死節之士以勸忠義又上薦舉乞選人已經關升實歷六考無贓私罪犯者雜試以經術法律限其員額定其高下俾孤寒者得以自達定爲改官之制又乞令州郡守臣任滿日開具本州實在財賦數目具公移與交代者并達臺省庶可覈實以戢姦弊帝悉嘉納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邇者濫刑爲致旱之

由明年入對論三衙皆所以拱扈宸居而司馬乃遠在數百里外乞令歸司之再為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為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帝追感世忠元勲遣使諭彥直且謂彥直有才力言者誣之彥直感泣奏謝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提舉萬壽觀嘗撫宋朝事分為類目名水心鏡為書百六十七卷禮部尚書尤袤修國史白于朝下取是書以進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提舉萬壽觀轉光祿大夫致仕卒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九百爵

至蘄春郡公

論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宋靖康建炎之際天下安危之機也勇略忠義如韓世忠而爲將是天以資宋之興復也方兀朮渡江惟世忠與之對陣以閒暇示之及劉豫廢中原人心動搖世忠請乘時進兵此機何可失也高宗惟姦檜之言是聽使世忠不得盡展其才和議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舊將不與相見蓋懲岳飛之事也昔漢文帝思頗牧於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General Information]
□□=□□□□□□□ □□ 103
□□=□□□□□□□□□
□□=150
SS□=12460458
□□□□=1937
□□□=□□□□□